

华夏先民的餐食,原本是“南稻北粟”的格局,而小麦的传入却深刻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惯。在汉唐以后的北方地区,粟的地位已被小麦所取代。到了南宋初年,随着北方移民的大量南迁,南方各地也开始竞相种植小麦,极目所望,不减于淮北。由小麦加工而成的食物种类繁多,诸如胡饼、炊饼、索面、饺子、馒头……,而麦饭无疑是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种。

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在医学史上广为人知的事迹:

晋侯梦大厉,被发及地,搏膺而踊,曰:“杀余孙,不义。余得请于帝矣!”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,入于室。又坏户。公觉,召桑田巫。巫言如梦。公曰:“何如?”曰:“不食新矣。”公疾病,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缓为之。未至,公梦疾为二竖子,曰:“彼良医也。惧伤我,焉逃之?”其一曰:“居膏之上,膏之下,若我何?”医至,曰:“疾不可为也。在膏之上,膏之下;攻之不可,达之不及,药不至焉,不可为也。”……六月丙午,晋侯欲麦,使甸人献麦,馈人为之。召桑田巫,示而杀之。将食,张,如厕,陷而卒。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,及日中,负晋侯出诸厕。遂以为殉。

“欲”作为能愿动词,当它后面加名词时,这个名词一般活用作动词。所以“晋侯欲麦”中的“麦”活用作了动词。据此可知前文桑田巫预言晋侯“不食新矣”之“新”意当为“新麦”,亦属于词类活用现象之一,意谓桑田巫预言晋侯会死在麦收之前,吃不到当年的新麦了。周历的六月大致相当于夏历的四月初夏时节,麦始收割,所以“晋侯欲麦”。一般的训诂均注释为晋侯要尝新麦子,于是使“甸人献麦,馈人为之”,以新麦为饭,晋侯所欲食者应即所谓“麦饭”。由此记载可以推知大约至迟在距离今天两千六百年之久的公元前581年,麦饭已经粉墨登场,只不过过时的麦饭并非可以等同于今时的麦饭。

今陕西地区所谓“麦饭”者种类繁多,有槐花麦饭、芹菜麦饭、豆角麦饭、苜蓿麦饭,陕北的洋芋擦擦等等,同一做法,河北地区亦名之为“苦累”、“拿勾”,有似于“馒头”与“馍馍”



的不同称谓,虽名目不一,而其重要原材料之一皆为小麦面粉,且关中的麦饭多佐以辣椒油调和味道。可否据此理解晋侯所食之“麦饭”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在今与古之间,所隔着的时间长河给这一道麦饭带来了别样的滋味。最明显的,例如辣椒这一调味品,是明朝时才传入中国,在此之前的麦饭是不可能添加这一调味品的。

西汉时张骞通西域,带来了原产于西域的“胡饼”,这可以证明至迟在西汉时期已开始食用面粉加工而成的食物,但是并不普及。小麦最初的食用方法皆与谷粟近似,所谓“粒食”也,即将整颗麦粒进行蒸煮,这即最典型的“麦饭”。当然也有用大麦做饭的情况,但更多的时候大麦是用作马料的。既然麦饭是粒食,口感自然较差,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被认为是“野人农夫之食”。在《夷坚志》里记载了一个故事,儿媳妇给婆婆吃麦饭,自己却吃白米饭,后来遭了报应。在史书中,大抵身为士大夫而吃麦饭,便是颂扬他廉洁自律,生活简朴。请客而设麦饭,自然是待客不周的主人了。

那么晋侯所欲食者就是这种“野人农夫之食”的粗糙麦饭吗?我们不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加以探讨,这就不能不提到粮食加工业中的“砣”。

“砣”即石磨,可以将麦作加工成面粉。虽然“砣”很早就被发明出来,但在漫长的历史中,面粉加工业一直是滞后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一直到晚近的年代,“麦饭”仍多以“粒食”的面貌出现的原因了。

现存的史料关于“砣”的最早记载是“公输班作砣”,这差不多是成公十年之后大概一百年的事了。中国的先民们总乐意把一些重大的发明归于某个英雄人物,如仓颉造字,杜康造酒之类。事实上,汉字的出现一定早于

仓颉的时代,酒的出现也一定早于杜康的时代,那么我们是否可推测在有确切史料记载“公输班作砣”的大约前100年里,也就是在成公十年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具备锥形的石砣?我想这个推测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。最早的石砣形制简陋,未加改良,自然也不普及,只有一些地位高贵的人方可食用稍加磨制的麦。因此馈人所献麦饭或与普通百姓“粒食”之麦饭稍有差别,可能已经进行了初步加工,即将小麦或大麦磨成颗粒较粗的麦屑,蒸煮后使用。

今天关中地区以八百里秦川所盛产的优质小麦传为美谈,然而在时间坐标上以磨制成面粉的小麦制作麦饭,恐怕比其他地区还要晚。因为在历史上这里不仅存在面粉加工业滞后的问题,还存在小麦品种不良的问题。一直到唐宋时期,这一地区的小麦所磨制的面粉仍然是“黏齿不可食”,自然更适合粒食。能吃上面粉的人应该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,“麦饭”也只能是“野人农夫之食”了,加之又欠缺辣椒的调和,味道应该一般。

反而是其他地区,麦饭率先由“粒食”演变为“面食”的可能性更大。南宋诗人姜夔《扬州慢》中有云:“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”,被认为有“黍离之悲”。所谓“荠麦”即“野生的麦子”,麦子的耕种已经十分普及,品种也进行了改良,并发展出了稻作与麦作的复种制度。加之面粉加工业空前兴盛,在城市周围的河渠上有众多使用水砣的官营粮食加工厂,已经出现了专职的“磨户”,专门以粮食加工谋生。就连佛教寺院也在经营粮食加工业,一般农民家里也都有简单的小型手推石磨,地主则有利用牲畜之力的畜力砣,麦饭由“粒食”发展为“面食”具备了较为充足的条件。不仅仅是麦饭,其他的面制品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,其种类与现代大略

相当,据《梦粱录》记载,当时的面食中馒头和包子就有数十种之多。

麦饭可以用作普通士兵的军粮,荷叶包着的麦饭,足以让远离故乡的士兵饱餐战饭;麦饭也曾是普通人家的安贫乐道、善良敦厚,但凡家中甑内尚有数升麦饭,即使苏秦张仪巧说于前,亦不能使之盗为盗贼、贪乱之辈;一直到明代,太祖马皇后遇岁早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,遇岁凶则设麦饭野羹。

历史上最著名的一餐麦饭,食客是大名鼎鼎的汉光武帝。他在战斗生涯中最艰苦的时候,从北京一带转战东南,粮草不济,又遇大风雨,真可谓狼狈万分。当到达饶阳(今衡水饶阳)后,方有稍作休整的时间。他对灶烘干身上的湿衣,部将冯异给他献麦饭与菟肩(葵类植物),饱食之后才得以继续前进,渡过滹沱河,来至信都。后天下初定,光武帝命史官将此事书之于正史,滹沱河麦饭遂成创业艰难的代指。

光武帝之后差不多一千一百,在靖康之难的悲歌中,北宋宣告灭亡,作为漏网之鱼的康王赵构在相州(今河南安阳)履冰渡河,奔逃北京(今河北大名),于荒野中又饥又寒,其一行人只得烧柴温饭,以瓢酌凉水而饮,在茅舍下同食,可谓凄凉之至。随行的汪伯彦还不忘给赵构进谏词,“此时此刻的景象真与当年光武帝滹沱河烤火食麦饭一般无二,这是我们宋室的中兴之象啊!”虽然此后赵构重建宋室,却宁愿自屈其身,对金人俯首称臣,哪里有汉光武帝的气魄!

风驰电掣间,白驹过隙。今天大多数的人提到麦饭,早已忽略了麦作原来是舶来品,更是已然不知“粒食”的味道。我们有着“竞种春稼,极目不减淮北”的喜悦,也曾有“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”的忧伤。从最初的认为小麦有毒,不宜多食,到后来,我们却认为麦“秋种冬长,春秀夏实,具四时中和之气,故为五谷之贵”,小麦已成为重要性仅次于稻的第二作物。曾经的“野人农夫之食”已然成为唇齿留香的美味,一碗麦饭,就这样见证了文明的传承与进步,也提醒着人们保持清白的操守,安而不可忘危,治而不可忘乱,有过去的险阻艰难,方有今时的和平昌盛。



时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关中平原,端午前后,麦子熟了,天气却是变化无常,倘若不能及时收割,几天的连阴雨,麦穗就会发黑出芽,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了。那时候没有收割机,想在短时间内,收割,碾晒,完成麦收,是相当困难的,家里缺劳力的,更是心急火燎。龙口夺食之际,麦客来了,解了燃眉之急。

麦客就像候鸟,伴着布谷鸟“算黄算割”的叫声,成群结队的来到关中平原,从东往西,与麦子成熟的步伐一致。他们弯着腰,挥洒着汗珠,用手中镰刀,让一片片成熟的麦子颗粒归仓,让农民一年的心血不会白费。

曾经见过从宝鸡向东的货运列车上,密密麻麻挤满了麦客,他们外套多是蓝灰色的中山装,缀满了大大小小的补丁,头戴破破烂烂的草帽,脚上是千疮百孔的布鞋。肩上一个布兜,里面有几件旧衣裳,干粮,镰刀,磨石。眼光热切,嘴里交谈着,一路向东,据说先到潼关,然后渭南,咸阳,再回宝鸡。

当年的绛帐车站,麦收时候,一条长街的两边屋檐下,便是麦客们下榻吃住的地方,

他们身下铺张蛇皮袋,或蹲或坐,或徘徊,俱是翘首祈盼,等着当地人上前雇佣。凌晨,天边天空微微发白,当地农民从四乡八野涌来,自行车,手扶拖拉机,喧嚣一片。围成一个个小圆圈,讨价还价,说定了,边跟着走了,君子一言,驷马难追,是不需要写什么书面合同的。到八点左右,他们便会各奔东西,刚才还人声鼎沸,转眼间人去街空。

麦客中不只有身强体健的壮汉,也有精神矍铄的白胡子老人,带着儿子,孙子一起出门,在异乡闯荡。

要想当麦客,第一要能吃苦耐劳。烈日炎炎,几十天日日弯腰挥镰割麦,那是非常辛苦的。麦客割麦,一般都非常急,我们称之为“跑镰”,脚步移动飞快,手更是利索的很,三五下,就是一捆,但这也特别费力。一会儿,麦客便是汗水淋漓,衣服都能拧出水,毒辣辣的太阳一照,便渗出一片片地图般的斑斑汗印。有些人便脱了外衣,只穿个背心,脖子上缠块毛巾,任凭骄阳暴晒。不停的擦汗,不停的喝水,一大壶水撑不住多久。

第二要能忍饥挨饿。那个年代,日子太苦,麦客们几乎没有人花钱去餐馆吃饭,如果几天下雨,没活干,他们就只能讨些热水,泡干馍充饥。有时候听大人们和麦客聊,能听到他们对我们这里的羡慕,说关中自古就是皇帝住的地方,土地肥沃,又能灌溉上,一年两熟,不愁吃喝。他们当地半年要吃土豆充饥,一遇灾荒,便出门乞讨。那个时候,每

年的三四月份,青黄不接时,几乎天天有人登门乞讨,有老有少,还有的妇女牵着孩子,手里拄根棍子,斜背着大布袋子,里面尽是风干的馒头片。多年以后,仍然能想起那一张张枯黄的面孔,那一双双怯生生的眼睛,那一缕缕风中的乱发。这个世界上,有些人活的真不容易,单单为了温饱,已经拼尽了全力。

第三要忍辱负重。贫穷往往会招来白眼,冷嘲热讽。为省几块路费,他们往往扒乘火车,拿不出车票,东躲西藏,受尽了众人的白眼,人地生疏,受过地痞无赖的欺辱,还有小偷,也常常盯上他们。现在想想,凭什么要看不起人家,人家并不是好吃懒做,只是命运把他们降生在一个贫瘠的土地上,难道他们天生就要低人一等吗?

他们老说自己是山里的,当地干旱,靠天吃饭。我一直不理解,像秦岭山中,潺潺溪流,绿树青草,多美的地方呀!长大后,到甘肃的一些山区去过,才知道这山和秦岭根本就不是一回事,光山秃岭,沟壑纵横,满目苍凉,哪有几分生气?也佩服他们生命力的顽强,能在这贫瘠的土地上扎根繁衍,生生不息。

夜幕降临,麦客们吃了晚饭,如果主人家里房子不宽展,他们会自觉来到麦场上的麦秸垛旁,地上铺一些麦秸,哼两句秦腔,躺下不久便打起了鼾声,太累了。星月当空,夜风习习,麦场里横七竖八躺着的麦客。他们从不抱怨,主人家做什么,他们就吃什么?

白面馒头,油泼辣子,就是上好的食品。当然饭量大些,干面也常吃两大老碗,干的多,吃的自然多。

麦客怕下连阴雨,但也怕老是晴天,最喜的莫过于阴天,或者突然降几滴骤雨,农民心里急,价格自然高,麦客的生意也好。一家的活结束了,他们也会谢绝其他人的邀请,晚上告辞去了县城,等着第二天重新被雇佣,扶风老县城东关的桥头便是他们的聚集地,天蒙蒙亮,人潮人海,又是一番谈价,当然这一次佣金要高,出门在外,谁还不是想多挣几个钱?

出门在外,风餐露宿,少不了头疼脑热,肚子难受,他们都是硬抗着,真的不容易,他们知道,身后一大家子要靠他,而他却没有依靠的人。手掌磨了厚厚的茧子,手指上添了累累的伤痕,脸上爬满了深深的沟壑,背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,为了自己的家,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。国家能有今天的欣欣向荣,他们功不可没,他们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脊梁。没有荣誉,没有鲜花,没有表彰,甚至算不上一个正规的职业。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,他们算得上改革开放第一代打工者。他们勇敢的走出了封闭落后的甘肃,走遍了陕西关中,后来他们又走遍了新疆的天山南北。

岁月变迁,他们早已消失在人海,他们的身影却还在很多人的脑海中,不忘过去,才能珍惜现在,那么,请记住他们的名字——麦客。